

追忆

梅葆玖作为梅派艺术最重要的传承人,以舞台上的粉墨登场、对梅派剧目的传承和顺应时代变化的发展,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和梅派剧目的理解。他重传承传统,亦重创新发展;他的标准就是美的标准,他的满意是以观众的审美判断为前提和追求的。简单地以“保守”或“创新”来贴签,不是客观的,也不是全面的认识。

梅葆玖与京剧的传承发展

□刘祯

参加完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4月25日中午来到桃园机场,办理手续回京。在微信朋友圈闻梅葆玖先生去世的消息,虽在意料之中,内心却还是感到震惊。他昏迷那么久,终无回天之力。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位普通的耆老。梅兰芳的儿子、京剧界响当当的梅葆玖先生,他的辞世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甫下飞机,就接到记者的约稿电话,亦深感媒体的敏感和对葆玖先生的关注。但我还需要让自己心情平静,在平静中会思考得更多,也更理性和客观。几天来,各种媒体对梅葆玖去世的报道,颇有铺天盖地之势,微信消息多为同仁传递,倒也未觉意外,意外的是昨天走在街上,坐在公交车上,依然听到各类新闻平台热议葆玖。梅氏父子对于中国人有着怎样的印象和记忆,想到这些,几天来的平静轰然崩塌,感情之潮亦汹涌而来,葆玖之别,是我们与梅兰芳最深的割断,55年前我们失去了梅兰芳,今天梅葆玖亦骤然而去。

近日来通过媒体上的大量回忆文章,可以使我们更为了解梅葆玖的京剧造诣及在京剧传承特别是梅派艺术传承和发展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我与梅葆玖近距离的接触大约是在2005年,梅葆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京剧院团发展现状考察团”,该团成员都是戏曲表演艺术家和学者,亦曾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座谈,当时本人作为戏曲研究所所长汇报戏曲研究与理论发展状况。针对当前京剧院团人才缺乏、观众群日益萎缩的困难和问题,考察团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武汉等地考察,包括梅葆玖在内的全国政协委员们指出,保护和振兴京剧是发展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要承担起振兴京剧“国粹”的历史使命。他们建议,国家应制定带有长期性的政策措施,将振兴京剧艺术摆在文化建设的重要位置;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培养更多的京剧名角;加强对京剧艺术的舆论宣传,加紧培育市场和培养新一代的观众。就我所知,这次考察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年11月,文化部组成专家组,对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申报的37个京剧院团进行全面评估,并最终确定11个国家重点京剧院团。

这些年来,梅葆玖对京剧的传承不遗余力,不仅拜他学梅派的有49人之多,他还带着弟子

们往返于各地,不辞劳苦,展示梅派艺术的风采和魅力,宣传和普及京剧艺术。2014年是梅兰芳诞辰120周年,“双甲之约”他带着梅兰芳剧团赴各地演出,并沿着父亲梅兰芳的足迹远赴日本、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演出、演讲,虽然已是80岁高龄,扮相表演风采依然,舞台上的一丝不苟;讲台上精神矍铄,不事浮华,尤其谈到梅派,总是语重心长,耐心细致。他认为自己是受教梅兰芳最多获益最大者,因此每当谈及“父亲”二字他的声调总会发生变化,饱含感恩之情。对于父亲的教诲他铭记于心,加之多年的表演体悟,几十年的积累琢磨,梅葆玖已成为梅派艺术真谛的继承者,也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推动者、宣传者和实践者。梅兰芳对梅葆玖寄予的期望,从1950年10月24日他们父子同台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合演《金山寺》《断桥》可见一斑。据说那晚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梅剧团的人相当紧张,尤其是梅兰芳,对那晚的演出特别关心。对此,《舞台生活四十年》是这样记载的:“所以唱完了戏回到饭店,他(梅兰芳)一进门就对我(许姬媛)说:‘《金山寺》是一出开打的戏,不是普通的文戏可比。葆玖的武工没有很深的底子,又是第一次上演,我真替他担心。唱得好坏不管,我怕他出错。今天能把这出戏对付下来,也算难为他!’梅先生一面说着,顺手把大衣脱下挂好,倒了一杯茶喝着。‘现在葆玖演戏的条件,要比我幼年时的时候便利得太多了。有那么多位前辈,随时可以指教他、纠正他。再说新建的戏院,对于播音这一点是有很好的设计的。灯光的配合也调和。这都对演出有很大的帮助。’梅先生说得高兴,就把当年搭班时的戏帽、骡车、跑马、赛车、行戏这些情形一直谈了三个钟头。等我们谈完了话,东方已经发白了。”

梅葆玖重视京剧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在全国政协会上提交的提案是《急需对京剧保护和传承》。他从小浸润于梅派艺术,也一直在传承、弘扬梅派艺术,并逐渐地蜕壳,走向艺术和思想的成熟。他对梅派艺术中和之美的认识很深刻,在他看来,“梅派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讲究的是规范,是范本。他无论是一招一式,一字一腔,发声运气,都非常强调规范,就是不要突出某一方面,那当然没有特点了,因为欲要突出

某一方面,往往是要达到掩饰另一方面的不足或缺陷为目的,这并不是演员的能耐,只是梅派不提倡那么做而已。而且没有特点,不是没有风格,如果把风格都演‘化’了,那是‘水’了,也不是梅派了。诚然他是用心来唱,用心来演,用他真诚的心,跟他的感情,跟他的爱来表演。观众被他征服了,自然地形成了他的表演风格——梅派艺术”(《从梅兰芳谈梅派的“中和之美”》,《戏曲艺术》2013年第5期)。多年的实践和积累也使他真正把握了梅派艺术本质,这也体现在他对梅兰芳艺术实践成功与失误的认识上。

记得2015年上半年的一天,梅葆玖的挚友吴迎先生给我打电话,相约谈事,我们约在梅兰芳纪念馆。中午吴迎风尘仆仆赶来,原来他受梅葆玖之托,来谈梅派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特别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有多方面因素考量,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演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修养,虽然学校设备越来越先进,条件越来越好,可以上本科,读研究生,但梅葆玖认为还不够,还应该继续深造,读博士,从而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演员的文化、理论水平,也希望我能够支持。我听后非常感动,这不仅是因为对我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能够感受到梅葆玖对京剧、对梅派认识之清醒,考虑问题之深、眼界之开阔,不以己为是,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确实做到与时俱进。几年前他就说过:“从京剧传承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培养高精尖的演员。京剧艺术主要还是看你的表演,听你的唱腔,就像我们听西方歌剧《茶花女》一样,这些经典作品不可能再改了,主要还是看什么人去唱,什么人去演。观众来看主要是来看角儿,没有角儿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培养高精尖的名角儿,他一上台,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买票。培养演员,也得



演显得虚假,真的改变了梅派的‘形’了,那就直接破坏了我父亲一再强调的‘综合’与‘平衡’了”(《戏曲艺术》2013

年第5期)。他的这种热爱和支持新媒体,与乃父当年热衷唱机、电影也是一脉相承,始终能够走在时代前面。

人们对梅兰芳及其京剧艺术时代的向往和记忆,使“梅兰芳”三个字成为笼罩在梅葆玖头上的一顶光环,寄托了人们对那个已经渐行渐远时代的想象和情感咀嚼。梅兰芳京剧艺术不仅属于他生活的时代,也属于未来,无疑梅葆玖已成为人们对梅兰芳艺术、梅派艺术追慕的托体,而梅葆玖也担当起来了,他作为梅派艺术最重要的传承人,有血缘身份因素,有形象酷似因素,有梅兰芳嫡传亲授因素,更主要的,他以自己亲身行。舞台上的粉墨登场,对梅派剧目的传承和顺应时代变化的发展,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和梅派剧目的理解。他的思想和理念与乃父亦颇相类,重传承传统,亦重创新发展,不是非此即彼,靠走极端夺人眼球的。他的标准就是美的标准,他的满意是以观众的审美判断为前提和追求的,简单地以“保守”或“创新”来贴签,不是客观的,也不是全面的认识。

仿佛自然界也会有感应。北京的春夏难得有雨,5月3日是我们最后与梅葆玖告别的日子。天地有情,多日的晴朗,到了2日天空黯然,气温骤降,细雨绵绵,似乎也在诉说着对他离去的悲痛和不舍。点点滴滴,渐渐沥沥,让人黯然销魂,情何可堪。

由香港戏剧协会主办,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戏剧工程协办的第10届华文戏剧节日前在香港举行。共有来自两岸暨港澳地区的70余位戏剧学者以及《一页飞鸿》(香港话剧团)、《离家不远》(台湾观众剧团)等10台剧目参加了此次活动。

华文戏剧节1996年于北京首次举办,此后每两年依次由两岸暨港澳地区轮流主办。“友谊第一是华文戏剧节的原则”,戏剧节发起人、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田本相表示,“希望通过戏剧节的交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戏剧界朋友,发扬中华戏剧界的优秀精神,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创造华文戏剧的精品。”可以说,20年来,华文戏剧节已经成为增进两岸暨港澳地区戏剧艺术家、学者情感,展示各地戏剧发展水平、创作面貌的重要平台。

2016年是世界戏剧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年,戏剧巨匠莎士比亚、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逝世110周年,布莱希特逝世60周年,本届戏剧节主题为“二十一世纪华文戏剧与世界舞台”,一方面是纪念这些为世界戏剧作出非凡贡献的戏剧家,另一方面即是探讨未来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方式与前景。与会者认为,今天的“华文戏剧”已非单纯的戏剧,今天的舞台,亦非传统观念的舞台,多媒体、身体与性别、后戏剧、新文本、应用剧场等概念、实践出现,已经让戏剧变成了开放的“世界”舞台,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外国剧团、戏剧作品来华演出,中国的戏剧舞台也变得越来越开放,在中西戏剧交流中,实现本土戏剧艺术质量和思想意蕴的提升愈加迫切,而探讨这些现象,对于未来华文戏剧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参演的10台剧目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的《老大》、八厘米戏剧工厂及哲腾演出运营院线演出的《庄先生》代表内地参加了戏剧节。最终,作家庞贝凭借《庄先生》获得“华文戏剧节”最佳编剧奖,周野芒凭借《老大》获得“华文戏剧节”最佳男演员奖。评委认为,《庄先生》的呈现是中国原创戏剧向文学性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当今戏剧过度商业化和低俗化的趋势,褒扬文学性强的高品质戏剧作品,也是向所有经典戏剧大师和经典剧作文本致敬的一种方式。

第十届华文戏剧节在香港举行——聚焦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方式与前景

(徐健)

深沉隽永的文化礼赞

——观话剧《小城之春》 □彭俐



在如今讲究“慢生活”的时代,导演李六乙适时地发明了一种“慢戏剧”,其代表作品就是刚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小城之春》。或许,这“慢”的原因,基于纪念费穆先生110周年诞辰,缅怀追思是仓促不得的;更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则是纯艺术风格的诗化的戏剧,需要从容不迫、留有空白、相对宽绰的时空,它需要观众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潜心观赏,乃至缓缓地入戏,细细地咀嚼、幽幽地品味、深深地思索。

倘若导演不是李六乙,我们也许还真会被这“缓慢”的节奏拖得不耐烦。明明是话剧舞台,为何穿插那么多戏曲声腔与身段,正是女主角这一招一式、磨磨蹭蹭的青衣表演,生生把情节拉长,也使“小城之春”的春天过于慵懒。但是,谁让这是李六乙呢?只要熟悉一点儿他的戏剧观念与做法的人,都会知道他是中国戏曲的痴迷者,而他本人也出生在戏曲世家。不得不承认,戏曲表演的“间离效果”,使得这部话剧平添几分唯美的情调与抒情的效果。

当年,电影导演费穆为追求电影民族化而首次使用民族乐队伴奏;今天,话剧导演李六乙为实现话剧民族化而融入古典戏曲表演。这两位来自两界,也属于两个世纪的导演,在讲求这两种舶来艺术本土化的过程中,可谓用心良苦,而收效如何,前者已有定论,后者有待检验。费穆的黑白影片《小城之春》(1948年上映),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光彩,它在世界电

影艺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向前辈经典致敬是话剧人的心曲,而李六乙以“万卷诗书”所构筑的话剧舞台,实际上是在向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文学艺术行注目礼。

我们在“小城之春”的残垣断壁上,可以坐拥书城,串联了话剧所有故事段落的古典诗词歌赋与锦绣文章的诵读,不正是烘托舞台气氛的别开生面,更是刻画与暗示主要角色——乡绅戴礼言、医生章志忱、少妇周玉纹内心情感世界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有力推手。对我国传统文化这些家当来说,可算是齐全了,国学之典籍、国粹之唱曲、国医之汤剂……纷纷呈现于观众面前。

一个优秀的话剧导演,总是能发现与实现话剧舞台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拓展舞台空间的广度时,也能开发舞台表演的深度,并且升华舞台境界的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李六乙在此三个维度或向上所作出的执著的尝试和可贵的探索。

李六乙舞台空间的广度,可以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8个字来形容。当我们意外地享受了一番古典诗文诵读的时候,一种数千年中华文脉的历史感油然而生,随着断壁残垣却沧桑依旧的古城墙而伸展,一直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春秋战国……我们沉醉于三闾大夫屈原《九歌》的浪漫情怀与斑斓文采,也为《大学》《中庸》古朴、典雅、深邃的文字与才思而折服,更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

迁的《史记》所感动。当然,还有曹雪芹小说《红楼梦》的缜思和缱绻,以及《金瓶梅》市井艳情生活的喧闹与嘈杂、白居易叙事诗《琵琶行》的咏叹哀婉迷人、苏东坡词《永遇乐·明月如霜》的清丽雅句与幽微意蕴荡人心魂……所有这些都,无不撩人情思渺渺,直教人拾级放置多年或早已淡忘的春愁几许;也许还无端进入了“小城之春”以外的又一出戏剧。在这样舞台空间的广度中,我们的思绪与情感翻腾起伏。人进剧场,就是来体验情绪与情感的剧烈颠簸与强烈碰撞的,文似看山不喜平,剧如观水盼滔滔……

而李六乙舞台表演的深度,却需要表演艺术家来挖掘与完成。这是一台尤其需要演员表演功力的话剧,因为它实在是太安静了。一部闹腾的话剧可以掩盖演员的诸多不足,正像群魔乱舞的酒吧里难辨美丑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在表演领域很难找到外形上佳而气质与修养也上乘的演员。而该剧基本满足了我这“外貌控”的天性与嗜好,一上台就走直角直线,穿旗袍的女角色——戴礼言的娇妻周玉纹,实在是能把整个舞台撑起、能够让时间止步的人。只见她身材袅娜,顾盼生姿,一瞬间就让观众认可她是知书达理的文雅少妇。卢芳在慢节奏的话语中,表现出了少妇玉纹心理层面的多色调与多声部,是因为她对角色理解得透彻,把握得准确;难为了韩青,饰演病恹恹的戴礼言必须是总佝偻着身体,说话既要让后排的观众听见,又不能高门亮嗓显出自己是健康人。雷佳饰演的章志忱英气逼人、乐观爽快,让这个原本了无生趣的残破家园,照射进一缕灿烂的阳光。而雷佳本人也是那种具有相当爆发力的演员,易于使角色出彩。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几位年轻演员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也将自己的经典表演留在了舞台上。“小城之春”的文学性与诗意,能够在舞台上鲜活地站立起来,全仗他们的艺术天赋与身心投入,以及华丽与朴素并存、激情与细腻兼具的表演了。

最后要说的却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李六乙的舞台境界的高度,实际上就是他本人——作为话剧导演本身的文化素养与文化眼光的高度。他展示并演示给我们一个舞台上的“文化长城”,并警告我们不要让它成为“断壁残垣”。书籍,一本本厚重的、沉甸甸的书籍,就是我们延续数千年的“文化砖”,你随便捡起一册古籍来,就是构筑我们“精神烽火台与瞭望台”的坚实构件。我们从来没有在舞台上看到过这么多的书籍,也从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经典篇章的诵读,它们仅仅是“小城之春”的春色的陪衬吗?不是,它们是由“春色”萌生的一种博大、深沉而又隽永、崇高的文化信念与文化礼赞。